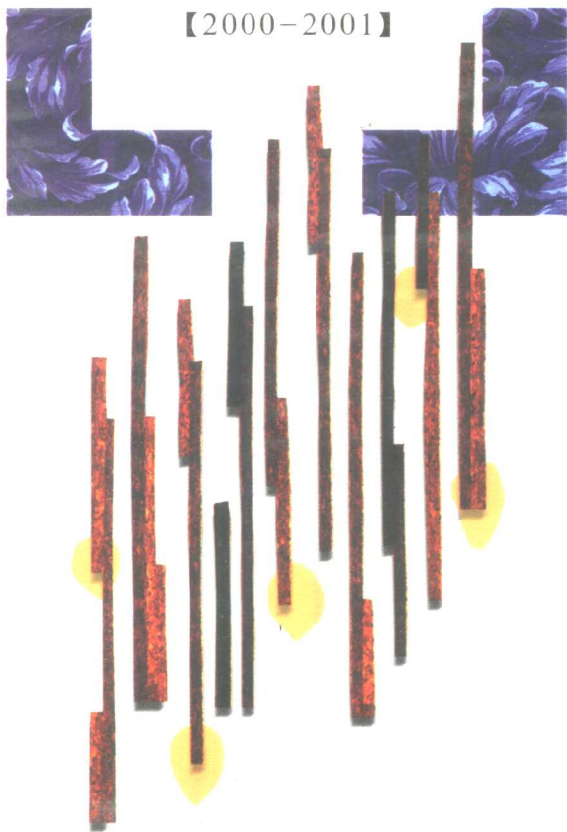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王剑冰 主编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

【2000-2001】

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

【2000—2001】

王剑冰 主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(2000—2001)/王剑冰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5354-2353-1

I.中…

II.王…

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2199 号

责任编辑:王虹 责任校对:邓薇 常桥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黄冈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25 插页:4

版次: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13 千字 印数:1—7000 套

I·1812 定价:44.00 元(贰册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24.00 元

编者的话

王剑冰

推选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起自 1998 年，当时《散文选刊》刚刚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版，或者叫改革。散文界对《散文选刊》寄望很高，希望将之办成中国散文发展的风向标或信息港。那么，为了每年总结一次中国散文的创作情况，《散文选刊》在听取了有关专家意见之后，决定邀请全国有影响的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家组成中国散文排行榜推选委员会，就当年在全国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进行推选，最后由《散文选刊》抽出专人按照推选进行排序并予以公布。

此项工作已经开展了 4 年，4 年所推选出的作家作品 70 余篇，作家有 50 余人入选。不能说这种推选必然十分的公正（任何评选都不会是完全尽如人意，何况是一项民间的推选），但评委及杂志社的推选工作是认真的。每年推选的排行榜在各报刊公布后，总是有一定影响，叫好者有之，叫坏者亦有之。

这都属正常现象。不管怎么说，它都将散文界这坛池水激起了一圈涟漪，无形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变革与发展。这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。

散文排行榜推选的标准大致是：显示着人格力量、生命价值、思想光辉的；真诚的、生动的、哲理的、幽默的体现人文精神的；细腻地描摩生活场景、感应心理历程的；充满清新、纯洁、雅致的；在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方面有创造性开拓性的。

这个标准基本上也都是评委们所认可的，所坚持的。每年评选过后，不少读者都要求有一个汇编本，以便阅读、参考和存档。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，将这一愿望付诸实施。此次因首次出版，将1998年至2001年4年所列入排行榜作品一并排出，待下一年再出当年的排行榜作品选。考虑到有些篇幅过长，采取了节选的办法。4年来，参与推选的专家有：马力、于坚、王本道、王开林、王充闾、王剑冰、王洪应、王冀沙、王英琦、卞毓方、左夫、田中禾、凸凹、叶恩忠、乔忠延、孙荪、红孩、刘元举、刘烨园、刘雁、刘会军、张立勤、张守仁、贾平凹、何启治、李元洛、李铁诚、李师东、张锐锋、陈长吟、庞俭克、周大新、周同宾、周明、周涛、杨际岚、杨羽仪、南丁、贾兴安、顾建平、黄文山、章武、萧重声、谢大光、韩小蕙、林丹娅、林非、彭程、詹克明、冯秋子、铁凝、梁衡、楚楚、穆涛、尹汉胤、甘以雯、鲍伯霞、楼肇明、石英、刘成章、刘锡庆、洪烛、雷达、梅洁、李虹、杜渐坤、范昌灼、徐开垒、赵丽宏、马莉、徐迅、高洪波、梁平、黄晓萍、葛一敏、潘向黎、廉正祥、苇岸等。他们为中国的散文事业做出了真诚的贡献，在此一并表示谢意。

2000.1.5

目 录

编者的话·王剑冰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2000 年

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·卞毓方	(1)
飘逝的绝唱(节选)·李存葆	(14)
今年是龙年·贾平凹	(37)
从严嵩到海瑞·李国文	(42)
把栏杆拍遍·梁 衡	(54)
书生论剑·韩静霆	(62)
病隙碎笔·史铁生	(71)
大夏情结·詹克明	(81)
碗花糕·王充闾	(91)
“天堂”的妇女·潘旭澜	(100)
河流的秘密·苏 童	(108)

- (114) 嫂镜·王宗仁
(121) 弗农凝思·周瑞金
(130) 种粒·周晓枫
(140) 树会记住许多事·刘亮程
(145) 冬山·寒水（外八篇）·谢子安
(168) 新城·老滩·黄晓萍
(178) 祖先的深度（节选）·张锐锋
(190) 春雪化时·鲍尔吉·原野
(198) 俄罗斯断想·王居卿
(219) 2000 年中国散文漫谈·王剑冰

2001 年

- (228) 九十述怀·季羨林
(238) 我吻女儿的前额·阎 纲
(245) 西安毕竟是西安·贾平凹
(251) 居延海·朱增泉
(260) 感悟珍珠港·张抗抗
(266) 秋实凝香·雷 达
(287)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·梁 衡
(292) 沈园柳老不飞绵·袁 鹰
(302) 妩媚得风流·卞毓方
(309) 古希腊的石头·冯骥才
(316) 散文三题（选一）·李存葆
(327) 饥饿中的事情·周同宾
(340) 衙门·祝 勇
(348) 圣地三女性·李木生
(362) 走吕梁·马 力

目 录

我跳舞，因为我悲伤·冯秋子	(375)
时光堆积的地方·朱以撒	(387)
隔海望乡·刘长春	(395)
大道是水·唐兴顺	(408)
谢宗玉散文·谢宗玉	(415)
2001 年中国散文漫谈·王剑冰	(428)

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

卞毓方

—

一位摆弄经济学的倔老头儿，风吹别调，发出了和百家——其实也就是一家——不同的声音，举国展开围剿。这很可怕，让人想到宇宙不是在膨胀，而是在缩小，就像一个涨得紧绷绷的热气球，噗嗤噗嗤地往外撒气，眼看快瘪成一个点。人人被迫在针尖上跳舞，尽管不是天使，做不来那高难动作。这老头儿不是别个，正是鼎鼎大名的马寅初。鼎鼎大管用什么用，名声徒然为批判制造轰动。战友噤声，爱莫能助。同事侧目，视若寇仇。学子声讨，不共戴天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一篇《新人口论》。就算是谬论吧，一个错误的意见能够翻天？这天是纸糊的，还是冰雕的？何况恰恰是真知灼见！何况恰恰是用

来补天的灵石！时违世背，大运相左。有好心人劝马寅初偃旗息鼓，暂时收篷转舵。这也不失为明智，不是说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么。马老头儿断然拒绝。他认死理：这不是政治，而是学术。学术贵乎争论，真理越辩越明；岂能一遇袭击，就退避三舍，明哲保身！——批判愈是升级，马寅初愈发斗志昂扬；马寅初愈显轩昂，批判愈加大张旗鼓。双方都在血脉贲张，寸步不让。

一位举足轻重的老朋友出来圆场。这位老朋友，向以严于克己出名，其高风亮节，有口皆碑。老朋友亲自找马寅初谈话，内容不外乎要他转弯子。转弯子是一门学问，人类的许多大动作都得力于斯。它有时是退守，有时是迂回，有时是改向。此时此地，恐怕首先表现为台阶。批判者需要台阶，借以显示路线、立场的胜利，被批判者也需要台阶，聊作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”的自慰。老朋友开门见山，他说：“马老啊，你比我年长十六岁，你的道德学问，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。一九三八年你我在重庆相识，成了忘年之交，整整有二十年了啊。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？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，对你的《新人口论》写一份深刻的检讨，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、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，检讨了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都好，也算过了这一关。如何啊？”设身处地，老朋友堪谓推心置腹，循循善诱。谁知马寅初不买账，他决不转弯。换言之：决不检讨。

马寅初的决绝，令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：“我敬爱柏拉图，但我更爱真理。”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译的“吾爱吾师，吾尤爱真理。”不过，马寅初终究是侠义中人，他深恐自己的不妥协和招致误解，开罪贤达，考虑再三，决定给老朋友一个公开交代。数天后，他为《新建设》杂志撰文，便特意加上

一段：《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》：

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，并道歉意。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，他千方百计来营救；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，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。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，如今还牢记在心。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，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，心中万分不愉快，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，不能不坚持，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，只得拒绝检讨。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，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。

读者不难猜测，这位老朋友就是周恩来。在这件公案上，周恩来表现出殚精竭虑，而又左支右绌，让人不胜唏嘘。而马寅初，则让人五内鼎沸，肃然起敬。

二

周恩来亲自出马斡旋，可见由马寅初引发的这场争论，牵涉到的层面之高，范围之广。

此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。那是个阳光明媚而又瘴烟四伏的年代，不仅年轻的读者难以理喻，就是许多过来人，也难以准确描述。

说阳光明媚，这是举国上下的通感。那个年头的人们集体可爱，他们正经历着革命化的洗礼。何谓革命化？形象地说，就是面对光焰无际的红太阳，先把灵魂儿掏出，反复洗涤、漂白，再把筋骨、血肉剔除，仿效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哪吒，借荷叶、莲花复生。法用先天，气运九转，人人争相脱胎换骨，个

个锻炼火眼金睛。要的就是这种红彤彤的世界，要的就是这种亮晶晶的人生。这里飞扬的是开天辟地的豪情。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任你雕，任你塑，任你长驱直入自由驰骋。

说瘴烟四伏，这是事后拾来的清醒。那个年头的人们又集体可悲，他们的理想、激情、才智，很快就沦为了一场大规模政治实验的祭品。说是要为蓝天拭云，要为花园锄草，曾几何时，凡伸手拭云的，多成了入侵蓝天的黑客，凡挥手锄草的，多成了破坏园林的蠹贼。狂飙骤起，黑云压城，揭发批判，上纲上线，打翻斗臭，改造流放。培根天真，讲知识就是力量。阿基米德才华敌国，禁不住罗马士兵的一剑。布鲁诺慧眼识得宇宙无限，也难逃宗教裁判所的火堆。但天尊地卑，推动者永远比被推动者高贵。

马寅初，正是这种多元命运的缩影。

马寅初之可爱，用得上当年的一句时髦词语：全身心拥抱时代。比方说，他早年留学美国，精通英文、德文，粗通法文，算得是学贯中西。然而，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，在六十九岁那年，他又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一头钻进俄文，并且只花了三年工夫——注意，这纯粹是指业余时间——就能够自如地出入俄文书报。这成绩，即使搁在风华正茂的学子身上，也洵非寻常。又比方说，他是一九一六年登上北大讲坛，位至教授、系主任、教务长，十年后离开，海阔天空一阵搏杀，又二十五年后，不顾自己已届古稀之龄，欣然重返沙滩红楼，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北大校长。再比方说，他白首穷经，老而弥坚，人在校园，心济苍生，思考的是理论，关注的是实际，着眼的是中国，辐射的是世界，检索的是历史，透视的是未来。

马寅初之可悲，恰恰在于他的目光超前。那时期，马寅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，如《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》、《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》等等，其中有些主张，明显暴露出偏离长官意志的倾向，埋下“离经叛道”、“标新立异”的祸根。乃至他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研究，尚未成篇，仅仅于一九五五年，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分组，作了简要的口头表述，立刻就遭到强烈的谴责、围攻。

这里，我想到思想者的三种命运。一种思想是与潮流同步，因而最功利，也最稳当，尽管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转瞬就有可能化作明日黄花。一种思想是超前半步，属于不乏新鲜，也不乏风险，然而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，已被社会前进的脚步裁判为真理。一种思想是领先百家，超越时代，注定要被视为异端邪说，大逆不道，常常要等上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，才为后来者逐渐认识，接纳。正是这种遭遇，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，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、曹雪芹愤世嫉俗，慷慨悲歌。

马寅初与他的人口理论，演绎的正是思想者的第三种命运。

三

自从献身经济学，人口问题，一直是马寅初关注的焦点。数十年来，他有过多种著述。但是，一九五五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，却是他建国后首次就人口问题表态。在他看来，这已是一个瓜熟蒂落的结论，只待伸手摘取。没有想到，爆发的不是掌声，而是斥责，收获的不是龙种，而是跳蚤。“社会主义国家哪来的人口问题？”奇怪，很多人都习惯作如是想。好像一

宣布进入社会主义，大地就只剩下一派“万紫千红”、丹凤朝阳”。更有甚者：“你解放前就推崇马尔萨斯，这完全是他那一套旧人口论的翻版！”“不准你变相诬蔑社会主义！”人人口沸目赤，个个义正词严。让他哭也不得，笑也不得。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人口问题，这论断是谁下的？我马寅初早在一九三九年就“以实际行动否定了自己的阶级，否定了过去的我”，怎么现在还把我往马尔萨斯那里推？翻版么？对不起，鄙人生平最忌人云亦云。诬蔑？嘿嘿，究竟又是谁在诬蔑谁！

作为一代历史人物，马寅初自此脱鞬而出。马寅初生于一八八二年，死于一九八二年，活了一百〇一岁，根据毕达哥拉斯著名的黄金分割律（0.618:1），他一生的关键期应该是在一九四四年，也就是六十二岁前后。事实正是如此，马寅初一九三九年以前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上层官僚，“不与共产党一起，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”；但从那一年起，君子豹变，他毅然改弦更辙，追随马克思，追随共产党。为此，触怒了国民党当局，先是被投入集中营，后又改成软禁，整整失去五年自由。正因为有此一“劫”，马寅初才由一位党国经济要员，变成蜚声天下的民主斗士。也正因为有此“正果”，建国后，七十高龄的他才有资格出任北大校长。然而，马寅初进入世纪人物的更高一个档次，却是从他一九五五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开始。在这之前，世人熟知的马校长、马老已经属于“过去式”的人物，左不过是“慈祥”、“和蔼”、“亲切”之类的代名词。然而，转瞬之间，他竟然变得像毛头小伙子那般任性，狂妄，咄咄逼人。你瞧，就在那次人大会上，面对公众的质疑，他居然扬言：“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。我也可以暂时收回发言稿件。但我认为，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，并不因为大家反对，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。我将对这一问题继

续进行调查研究，对自己的发言再行补充完善，下次人代会上，还将提出。”

真理没有外衣。马寅初按照他的既定方案，又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查，深入研究，于一九五七年三月，把人口问题直接搬到了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。“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，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。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，才知道我国人口已经超过六亿，四年来又至少增加了五千万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二计算，十五年后将达八亿，五十年后将达十六亿；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三计算，十五年后将达九亿三千万，五十年后将达二十六亿。……”经济学家的利害就是擅于利用数字讲话，他句句砸在实处，也是砸在痛处。讲到节骨眼上，马寅初又不失时机地给与会者将了一军：“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，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，不能控制人口，不能实行计划生育，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！”

问题提得如此尖锐，与会的高层首脑不得不表态。据说，毛泽东主席当场讲了话。我查了几份有关资料，毛泽东的讲话，字句虽然略有出入，意思都是一致的。毛泽东说：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，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。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！从前他的意见，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，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，就是不要他讲，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。

毛泽东的表态，无疑是对马寅初的支持。马寅初心花怒放，四月底，他决定在北大作公开演讲——这是他建国后首次作学术报告——竟然按捺不住满腔激动，不顾自己一校之长的尊严，亲自到校园张贴海报。尔后，他又以那次演讲稿为基础，吸纳各方面的意见，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，最终成长篇学术论文；为了区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既有的人口论学

者，也为了彻底告别自己的过去，他把文章命名为《新人口论》。

一篇雄文，一声铁定要在二十世纪的史册上留下绝唱的浩叹，就这样诞生了。一九五七年六月，作为一项提案，也作为对自己一九五五年那番讲话的回应，马寅初把《新人口论》提交给一次人大四次会议。同年七月五日，全文在《人民日报》正式发表。

四

《新人口论》堪谓生不逢辰。一九五七年早春，共产党发动全民帮助整风，这本来是一片春风骀荡、天高日晶的升平气象，马寅初加快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，正是深受这种大气候的鼓舞。然而，鉴于国际、国内某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寒流，五月十五日，毛泽东写下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一文，供高层传阅，指出右派分子正在借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；六月八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推出社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，标志着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斗争的开始。因此，到了七月，举国已经是一片大批判的熊熊烈火。《新人口论》早不降生，晚不出世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表，而且用的又是那种指陈失误、危言耸听的口吻，这就不能使用“阶级斗争学说”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，心头顿生疑窦。

写作本文期间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去一家图书馆查阅了当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。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，头版头条，赫然登载的是：“许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言，坚决维护人民民主制度。”尽管年深日久，纸张泛黄，墨迹模糊，那郁积不散的火药味，还是扑鼻而来。整个二版，都是对章伯

钧、罗隆基、顾执中、浦熙修、林希翎、黄绍竑等右派头面人物的点名批判，读来更觉刀光剑影，触目惊心。马寅初的文章刊发在十一版全页，并下转十二版。文章的重要段落，被人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画了若干个圆圈，若干条道道，若干处 X X。虽然未着一字，但不难猜出，当年，它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，就已完成了从香花到毒草的彻底转换。

起初，批判仅仅局限在民间，停留在群众自发的层次。马寅初表现出不屑一顾。毛泽东的话，虽然还没有被林彪吹捧为“一句顶一万句”，但说东不西、说方不圆的权威，早已深入人心。毛主席支持《新人口论》，谁还敢拿我怎样？！然而，不幸的然而，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，毛泽东撰写了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，发表在随后创刊的《红旗》杂志；文中，毛泽东以他惯用的诗性词语，强调：“……除了党的领导之外，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。人多议论多，热气高，干劲大。”——敏感的人们意识到，这番话一定是有所指。马寅初和他的《新人口论》，恐怕凶多吉少。

预感很快得到证实。五月四日，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周年校庆，陈伯达出席并作纪念讲话。陈伯达显然已看准了风向，讲着，讲着，他突然变色斜睨，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，厉声说：“马寅初要对他的《新人口论》作出检讨！”

陈伯达此举过于突然。一位当日在场的老先生，曾向我描述：“陈伯达的闽南话不好懂，师生们多数都没有听清，有人还以为他是在表扬马校长。马校长本人，确信是听清了，只见他微微仰起脸，望着陈伯达的头顶，一言不发，视若无物。”

马寅初和他的《新人口论》，就此被推上了审判席。历史留下了大批档案，累得我这个迟到的新闻记者，这些天翻得头晕眼花。罢，罢，我不想再拿当日的浮花浪蕊，光怪陆离，折